



伤吃鼠

三川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突如其来 ,传染力强 ,危害性大 ,让庚子年春节过得既纠结又揪心。一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正在打响。

病从口入。据称 ,此疫是人类贪食蝙蝠 之类的野味所致。这个当口 ,再说 吃鼠 ,似乎不合时宜。但饮食一道 ,眼不见为净 与 无知无畏 是颇堪玩味的两句话。前一句言简意明 ,无须赘述 ;后一句非亲身经历者难以理解 ,就以吃鼠为例。

广东菜简称 粤菜 ,发源于岭南 ,自汉魏以来 ,素有 食在广州 之说。有一次 ,某老乡听说我们要去广州 ,再三要求聚聚 ,以尽地主之谊。

既然盛情难却 ,只能客随主便。响螺脆不及蚝鲜 ,最好嘉鱼二月天 ,冬至鱼生夏至狗 ,一年佳味几登筵。那晚的菜肴看似普通 ,却个个是精心挑选的。像大岭山风味鸡、香煎沙田白鸽鱼、厚街腊味三拼、清溪客家豆腐乳等等 ,都是当地的名饌。还有一盘小炒 ,是老乡特地添加的 ,虽无菜名 ,却属野味无疑。肉粒与蒜瓣切成蚕豆大小 ,配上剁椒姜丝 ,急火快炒 ,水淀粉勾芡 ,色、香、形三者无不诱人食欲。

世上物事 ,唯爱情和美食不可辜负。既然老乡不说 ,我们亦不便相问。但因为好奇 ,餐后一直记挂那是何物 ?老鼠肉。老乡坦诚 ,直言相告 ,担心你们不吃 ,我才出此下策。其实 ,这东西个大 ,不常有。今早去菜市场买菜 ,恰好碰上 ,便将它买下 ,再请饭店代为加工。

难得老乡一番热心。但以我之禀性 ,如果当初知晓 ,是断然不敢下口的。再说了 ,即便 珍稀 ,其味亦不过尔尔。如此评说 ,也许有人会不服气。因为一谈起吃鼠 ,许多人会津津乐道广东人的吃鼠经 ,到过闽西的人还会讲那里的特产 八大干 中的老鼠干。

吃鼠陋习由来已久。春节前后 ,山东阿胶颇受青睐。倘若追根溯源 ,我们的先祖不仅吃驴皮熬成的阿胶 ,还食用

鹿皮熬成的鹿胶 ,用鼠皮熬成的鼠胶。据《周礼·考二记·弓人》记载 :鹿胶青白 ,马胶赤白 ,鼠胶黑。郑玄注解 :皆谓煮用其皮 ,或用角。考据学专家孙诒让则正义 :用皮谓马、鼠 ,用角谓鹿、牛、犀也。

腊制是古人存贮肉食的重要方法。鼠腊 ,是指已经腊制的老鼠 ,尚未腊制的 ,则叫鼠璞或鼠朴。《战国策·秦策三》曰 :周人谓鼠未腊者为朴。古书《尹文子·大道下》中亦有提及 ,说明鼠腊的出现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

金华乡村不乏腊肉 ,诸如兰溪风肉、东阳出缸肉等 ,均为腊肉中的翘楚。腊鼠 ,并非严格意义上的 腊肉 ,主产于哪里 ?读明代诗人朱灏 餐北方之鼠腊 (《逃暑赋》)之句 ,便不难猜测 ,腊鼠 当属北人特产 ,与闽西 鼠干 相类似。

老鼠乃 四害 之一 ,虽说名声不好 ,但浑身是宝。肉、肝、胆、肾、脑、头、目、脊骨、足、尾、皮 ,甚至连粪便均可入药治病。想来 ,古人捕到一只老鼠 ,皮熬胶 ,肉腊制 ,而那一肚子 下水 ,则用来熬药。鼠肉味甘 ,性平。《本草纲目》载 :主治小儿哺露大腹 ,炙食之 ,小儿疳积、腹大贪食者。黄泥裹烧熟去骨 ,取肉和五味鼓汁做羹食之。主骨蒸劳极、四肢羸瘦、杀虫及小儿疳瘦 ,洒熬入花。难怪 ,广东人有一鼠胜三鸡 之说。

国人素来信奉 吃啥补啥 之说。鼠肾 ,又名鼠印 ,性味甘、温 ,主治小儿惊风。但说它能增强青年男女的魅力 ,几人会信 ?

老鼠肝脏 主治难产 ,箭刺入肉 ,古人爱炒着吃。唐代高彦休说 :及大军加境 ,畅饮荐羞 ,不常厥味 ,猫脾鼠肝 亦登于俎 (《唐阙史军中生饴》)。于是 ,好这一口者就将 鼠肝 入诗 ,如陆游《寓怀》有 贵贱一鼠肝 ,金代元好问有 鼠肝虫臂万化途 鼠肝虫臂复何辞 等等。

鼠肝不曾见过 ,料想也就蚕豆大

小。一只老鼠 ,一粒肝 ,烹食一盘 ,得杀死多少老鼠呢 ?罪过啊 !但真正可恶的 ,并非炒鼠肝 ,而是 吃鼠胎 。据唐人张鷟的《朝野金载·卷二》记载 :岭南獠民好为蜜唧。即鼠胎未瞬、通身赤蠕者 ,饲之以蜜 ,钉之筵上 ,嘬嘬而行。以筋夹取啖之 ,唧唧作声 ,故曰蜜唧。广东人吃 三叫鼠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清代徐珂《清稗类钞》以及现代史料均有记载 ,想来非虚。其被列入中国十大禁菜之一 ,也在情理之中。

我想说的是 ,无论古今 ,国人吃 三叫鼠 鹅炙掌 活猴脑 活驴取肉 生梨死别(鳖) 等异食 ,图的是鲜活 ,往往被人唾弃。因为吃得奢侈 ,无疑是道德上的作死。但有时候 ,人们在食材选择上的 重口味 ,并不全是因为追求美味 ,有时也是迫于生存与无奈。

小时候曾读到《人民画报》的一则故事 :当年红军路过凉山彝族地区 ,刘伯承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为盟 ,生吃老鼠。还有 ,文革期间 ,漫画家方成吃过三种老鼠 (家里闹的老鼠、田鼠和形似小猪的芒鼠)。后来 ,这位幽默大师还专门写过一篇吃老鼠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现如今 ,食物充裕 ,想啥有啥 ,为何还要贪食老鼠、蝙蝠之类的野味呢 ?

2003年 SARS 病毒肆虐 ,非典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和伤痛。遗憾的是 ,吃一堑未能长一智。这一次 ,还是因为有人贪嘴 ,又给我们造成了尤甚于 非典 的疫情 ,让人猝不及防。

2015年 ,美国作家卡尔·齐默曾提出忠告 :下一次 ,再有某种病毒从野生动物身上转移到人类身体内 ,很可能还会引发大规模疫情 ,而我们完全可能对致病病毒一无所知。

《大自然在说话》是国内新近推出的公益宣传片 ,有句台词犹如警钟 ,敲得更为决绝 :大自然不需要人类 ,而人类却离不开大自然。

敬畏自然 ,拒食野味 ,从我做起 !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为了春天自由的呼吸

橄榄树

一个幽灵 ,看不见的魔爪
从武汉伸向祖国大地
乌云笼罩着中国啊

勇敢地站出来
面对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束光、一柄剑、一颗星

你看 ,白衣天使与死神
争夺一次次急促的呼吸、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乡村、社区、机关的干部和志愿者
纷纷拧成一股股绳
岂曰无衣 ,与子同袍
修我戈矛 ,与子同仇
天气湿冷 ,在一个个交通卡口
阻击无形的魔障 ,驱除一切的可疑
我们要合力缚住这潘多拉盒子里跑出的恶魔

年夜饭不重要了
这个年是口罩包裹下的春节
传统的走亲拜年不重要了
这个年的过法多了些悲壮与担当
去排查 ,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
镇不漏村 ,村不漏户 ,户不漏人
街道社区网格化收紧
红橙黄蓝四色预警

在一个个村庄 ,在一个个社区
坚定的逆行者在呼吁 ,在劝告 :无事不要出去 !
保护好自己 ,就是在保护家人
就是为社会作奉献
就是在保护所有与你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

疾风知劲草
一个党员就是一面鲜红的旗帜
早已沙哑的嗓子
吃饭、休息都过于奢侈
一个电话打来 ,哪怕是凌晨 ,也即刻出发
到高速路口接回晚归的乡亲

孩子 ,欠你的陪伴 ,等打赢了这仗 ,爸爸加倍补偿你
老婆 ,你辛苦了 ,以后的家务活我全包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需要更多的人守望在家中
温情让幽灵的翅膀无枝可栖
坚守让幽灵无懈可击
不串门 ,不聚会 ,不外出
就是我们亮出的铜墙铁壁
一个个口罩后面 ,是坚毅的中国
逆行的壮士与守望的平民
人人表情肃穆 ,握紧拳头
再艰难的日子坚毅地闯、勇敢地过
阳光总在风雨后 ,天空终会现彩虹
我们就是一颗颗螺丝钉
省略豪言壮语 ,立足平凡
守土有责 ,不失担当 ,不辱使命

我们相信 ,幽灵必败 ,中国必胜
春天来了 ,我们都将脱下口罩
看见彼此最灿烂的笑容
在春天的晴空下 ,同命运 ,共呼吸

庚子年初杂记

张泽宏

庚子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 瘟疫 袭击了中华大地 ,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国有难 ,每个省份 ,每个家庭都不能独善其身。

己亥腊月廿七。有晚辈来电话 ,要到我家吃年夜饭。我听罢眉头一紧。这天是阳历1月21日 ,各大媒体上已经发布了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信息 ,但是也确有多年没有和这些晚辈们一同吃年夜饭了。我咬咬牙 ,答应在廿九夜聚餐。未了 ,还不忘在家属群里添上一句 :如有半月内从武汉、湖北回来的 ,请慎重 !

次日一早 ,我和老妻去超市买家宴所需之食材。尽管心存惴惴 ,家宴照常进行。

女儿女婿取消了去海南度假的计划 ,初一宅家 ,他们打来电话 ,让我们过去陪他们聊聊家常。期间 ,一直有人联系女婿 ,有通报情况的 ,也有领导发来指示的。他无心聊天 ,我们也无心再留下。临走前 ,乖巧的外孙女紧抱我的双腿 ,哭闹着要我们留下吃饭、过夜。

初二 ,女婿已经返回镇里 ,之后便一直在上班。其他镇街区的干部们 ,也

都一直在社区、农村劝阻、监督隔离人员。我以 赠坚守抗新冠病毒阵地的基层公务人员 为题 ,诗道 :

本该聚友敬双亲 ,更欲南天跨海垠。
江汉忽传瘟疫警 ,家筵正值菜饕珍。
母牵妇抱儿痴闹 ,柳挽风萧雨愧呻。
且甩丈夫怜子念 ,嘱温老酒待征人。

三
疫情的发展之快之猛 ,出人意料 ,政府和官媒呼吁大家不要外出 ,这也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共识。万人空巷 ,渐成常态。而腊月廿九那顿年夜饭的后怕 ,老是挥之不去。廿九年夜饭的剩余菜品 ,成了我和老妻宅家的粮草。

微信群里真消息、假科学齐灌 ,留言调侃也越来越不靠谱。国人亲人身处水深火热 ,白衣天使们在逆行奋战 ,有些人却 在城楼观山景 。我打定主意 ,只信官宣。

更让人切齿的是 ,有位湖北人赶在武汉封城前 ,经由武昌乘火车到了西藏拉萨。中国最后一块净土 ,就因为这位年轻人的到来而沦陷 !这则新闻引来了包括湖北人在内的一致声讨

读着留言 ,我的心尖儿疼得仿佛在流血。